

青羊宮專車設雙亭隔壁 乘快利汽車坐位舒適服
務週到 每票銅元五千文 照路起車 包車每次大
洋三元可由公館送接

新新副刊

第四十七期

彭山遊記 (六續)

章開然

出廟後，本想再渡河去吊張綱的墓，因天色已晚，河對岸不遠，時有綠林先生出沒，於是就住了遊子的驛與，朋友！你亦亦條條的泊泊子，連用古板也不去，其他的商旅滿足交通停滯，也就可想而知了。時間也分外的跑得快，不覺又是日中了。還是到Lon女士的家裏去辭個行才上車罷。

由北門入城，定要經過她的華堂，所以在未到r和b他們那裏去收拾行李，前一個人靜悄悄地跑進了她的所在。

她遠遠地瞧着我匆匆的走來，笑盈盈的向我說：「密斯脫，你就回省了嗎？再住幾日罷。」我手忙足亂地答應她兩句：「有事，謝了。」可是我儘管這麼乾脆的說了，她兩眼向我凝視一陣，好像還有個什麼望望的光景，我暗猜了了她的心意，於是又對她說：「要便我們的感情能繼續久遠，恐怕還是要託文字來作個紀念罷，」Lon女士說：「也好，拿筆來你請寫一吓。」Lon女士說：「也好，拿筆來你請寫一吓。」Lon女士說：「也好，拿筆來你請寫一吓。」

新新副刊

答覆她兩句。

我把定了不律先生，左顧右盼，搜索枯腸，一會兒，腦海裏起了一種朦朧的思潮，兩漢典雅的文言，抑或信手拈來的古語，來的絕佳，五四運動後老輩所稱的所謂白話，促促是「他」們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依次解決了，獨留那位五四運動後的末座。

別時容易見時難，魚水般的好久，無端又遠隔河山，南唐時節的夢後主，你爲甚麼我們說了俄言。

瑞雲裏的話兒，何等親熱，相逢時的時對，各自含情脈脈，無情的汽車呀，飛似的狂奔，最難忘的流呀，至今浮現我底寸心，

未見君前，彷彿心扉暢開，既見君後，何又深負難償，好友啊！這樣的衝突，說不定就是我們情田的稗栽，

謝你的旨酒佳肴，感你底真摯周到，落拓天涯的飄泊者，

何處去尋瓊瑤之報，你是巾幗度裏的英雄，你是革命軍中的天女，活潑的靈度，表現着一種莊重，銳敏的實質，常見着幾點笑容，

高燒銀燭呀，深夜寒宵，傷感心情呀，異口齊聲，酒醉是特立獨行的孤標，貴鄉是湧湧澎湃的波濤，

你請認清革命的對向，你請端正封建的習氣，好友啊，務要與俗兒爭是非，任我們去開關闢謬，

社會是進化不息，人生是萬變無已，好友啊，我們百丈般的感情，可否再萬一尺，

就這草草率率有情直抒地這句俗俗的話寫完了登時交給Lon女士作長期的保存，自己帶着一副匆遽的行色，向Lon女士說：「別了，後期再會罷，」Lon女士說：「上汽車，我由鳴也法已的狂奔的車窗外偷看出去，向見着她，兩眼凝望極目北望黯然銷魂的情形。

孤鴻

郭仕銘

孤鴻，孤鴻！別來又是好久了，我會幾次想給你們寫信，却只沒有時間提筆，直到今夜才拈着筆來寫信給你們——這時我是如何熱烈地懷想你們啊！我懷想你們熱烈的別離，被命運逼着不自然的別離，我心裏說不出的酸辛，淚珠兒不由自主地滾出來了，

唉，人的生命有好長久呢！在這世界中，不過如茶店中寄居的旅行過客；待到明月斜西，離聲唱曉時，便匆匆地又要與我們的夢境別離；不管我們的夢境是如何甜美以及如何地險惡，終究是要捨去的，呵！唉，人生才是這樣的空虛啊！

親愛的載龍，雖然！在這短促的人生的旅途中，渺茫的廣大的人海裏，我們能會着，並還能相好，這不能不說是佛氏所謂的因果，介乎我們的當中；然而我們不能久聚，真有如旅行的過客，同宿在一起，天明各人就要奔往各人的行程，這因爲未免太少了一點罷！我們當如何保重我們過去的歡聚，更當如何盡力地尋求我們未來的永聚哪！

唉，兩位朋友！據各方面的証明，和目家的觀察，人的感情都是靠着拋物的升降而進行的，我們過去的，情不可謂不濃厚，然而我們未來的感情，誰能担保得永久都不至緣着拋物線而下降呢？我很怕——我很怕我

們的感情會有生疏之一日——我很擔心我們的感情會像普通的人們的感情一般地將來要因利害而生衝突！但我們預先應當如何地盡力設法避免呢！

朋友，最近我的生活狀態，也許是因工作的勞苦，知己的缺乏，環境的枯燥，我近來很感覺着苦悶，每到無以自遣時，我于是厭棄起人生來了，我想：我這悲苦的命運，怕永沒有改過的希望吧！我這顛沛流離飄蓬似的身兒，究竟要飄泊到那個地方才停止呢？究竟要那兒才是我的歸宿所？才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呢？唉！這怕是畢生都不能尋着的，我這時沒有什麼希望，只有希望早些解脫！

親愛的載龍，雖然！我不是欺騙你們的，我每到煩悶得無以自遣時，我會想到死之國度裏去徘徊，但是我是一個懦夫，終竟沒有做下去的勇氣，所以現在我還活着在人間，我想，我如果真的到了死之國度去徘徊時，我怕倒還好得多了！

「千門九陌花如雪，」「年年此景恨銷魂」，又是江南草長，綠肥紅瘦，暮雲飛渡的時節了，感情生活中的你們，彼此落紅成陣能不懷新感故，追想前塵，而思念及我麼，親愛的載龍，雖然！你們如果思念着我時，也當曉得我也正在熱烈地懷想你們，懷

想我們過去的歡聚而感嘆「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詩呢！但最緊要的，還是你們不要太過於悲傷了！因爲你們現在還沒有什麼大可悲的事，人生還是得過且過的好了！我們放開些想罷！

人無呀，長相聚！花無呀，久不謝！我們且讓我們那命運兒把我們戲！我們且讓我們那浮萍似的身兒隨風寄呵！休憶！休憶！往事如幻劇！

這些沒系統的話，我不願多說了，總之我希望你們對人生不要太過於悲傷，對世情不要太過於認真，對前途不要太過於希望！我們只求爲一個庸人罷！二君以我這句話爲然否？故鄉的情形，時時函告！祝你們快樂！

民國二十年春天于川大中文院。

目 彭山遊記「續」 章開然 孤鴻 郭仕銘